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卷之九

甯王養菊

京中向無洋菊籬邊所插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甯恪王弘晈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蒿接莖枝葉茂盛反有盛於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諸名目凡名類數百種初無重復者每當秋塍雨後五色紛披王或載酒荒畦與諸名士酬唱不減靖節東籬趣也王又自製精扇體制雅潔名東園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以為賞鑒云

花老虎

花軍門連布 滿洲人以世職洊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少時讀書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覲半道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文襄王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 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遠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着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為花老虎云王大軍至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之王日置酒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

王持重不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掣肘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勦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墮入深淵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并百計出其屍顱骨皆寸寸斷矣事聞 上震悼特 賜祭葬云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竊發鹿挺獸駭蔓延三省一時諸大將多擁兵自衛任其奔突惟知擄掠良民以供糈食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

惟穆軍門維富將軍成二將督齊魯兵堵禦甚嚴賊人畏之羣相戒曰慎勿犯三眼纛將軍蓋山東旗纛皆繪三太極圖云穆江南人少隸山東行伍征王倫時手斃賊師為　純皇帝所喜每見之即問曰穆維尚未陞擢耶故不數年即至閫閫後以勞瘁卒於軍中富公滿洲人少充巡捕營將佐以矯捷稱後擢成都將軍以救援覺羅牧菴參政故殉於軍　上深惜之

和相善謔

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詼語以為嬉笑嘗於　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

子教演女兒兵矣又安南貢金座獅象空其底者和珅曰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算也為夷官所姍笑其器量淺隘若此嘗閱聞見後錄載章子厚好為市儈之談以取媚於神宗之語可見今古權奸如出一轍也

趙泰安

趙泰安相國國麟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綸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吁咈都俞朝野傳為盛事後有民人俞長庚父死延諸大臣往弔唁謝以重賄或言公亦偕往為仲副憲永檀所劾公力為辨白其事終無左證 上以其言戆急殊失

大臣之體乃遂公為工部侍郎公即日謝病歸故里中十數載始
甍云

自鳴葫蘆

康熙中吾邱邊東莊頭某家植蔬菜籬間結一巨葫蘆中能作音
樂之聲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因進於　仁廟　上甚為愛惜日
置　養心殿中後隨殉　景陵云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叛福文襄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千助陣苗匪因
之敗潰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奏於　朝特建祠以祀之

雞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時於雞公山與耿逆接戰時有神兵助順中有披髮仗劍者云係真武神助戰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帥師討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伍間者姚制府(啟聖)吳留村(興祚)皆以縣令起家王優待之不數年洊至封疆大吏賴征南(塔)黃總兵(大賴)藍將軍(理)楊昭武(捷)皆由王所賞識卒至專閫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

為魄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趫之夫著之不行數武亦可
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良王進討衢州時賊將馬九玉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遏我師
王率諸將身先用命臣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
側指揮三軍纛旗為火鎗擊穿者數十二護衛負寺雙扉以庇之
王飢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為鎗所毀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
擊賊賊遂大敗去九玉自是斂兵不復出戰隨王二內監聞鎗箭
聲震懼遂自縊於廟中王既勝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

夜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其銳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乃乘月下攻之其縣立下常山聞警遂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淡溪賊目金應虎攏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王撫王背曰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其淺處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將至上流果見淺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為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先修王善書

先祖修親王自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覺時先恭王尚幼多至遺佚余嘗觀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筆法體勢遒勁又

其所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製蓋效王若霖筆意遵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大令庚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趺坐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部工德元者惜所傳無多焉

和真艾雅喀

吉林東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翦魚皮為衣裙以捕魚為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即金時所謂海上女真也其舊俗父母至六十誕日即聚宗族會飲刲其父母軀肉以供賓客埋其骨於戶樞前歲時以為祭奠其鄉黨始稱孝焉 仁皇帝習知其弊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汚習至今其部落及歲時至吉林納聘將

軍即購買民女乘以紅輿代宗女以厚奩贈之其部落甚為尊奉
初不計其偽也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
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
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勅置廣寒
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其道院中以為醬瓿有工部侍郎三和
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　上仍置故處　純
皇帝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為最其

詞曰天啟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貽聲歌臣愚未覩法宮寶伏讀
睿藻心為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窅突浮圓荷刻劃類聚象鼎
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蚕呀呷睒瞞騰黿鼉陽冰不
治陰火闇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
吾思此玉當在璞磈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
輝巖阿原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臼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
玩耳目羞媕婀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陛
下聖萬方供獻聲猗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煙蘿熊熊
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搜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駟馬

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全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鳴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菹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羲娥甄幽拔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況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

年羹堯之驕

年大將軍羹堯受 憲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戴實為近臣所無年既承 天眷日漸驕滿遇入京日公卿跪接於廣甯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

而已至　御前箕坐無人臣禮　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至書夕惕朝乾為朝惕夕乾語意干指斥故　上決意誅之籍沒日其家畜婦女舊包頭數簏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印於岳威信時年遲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為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尚如此實近日勳臣所未有也

太和門箭

豫德親王下江南時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偽命都統

舒穆祿諱恭往偵之公至太和門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包裹甚為堅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驚駭以為神力今其箭猶存每　翠華南幸時有司飾其楛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簡公補謚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帝甚為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倡為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歿無卹典　純皇時與沈文慤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間曰因不讀王某之詩蓋以其卒無謚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同韓文懿菼補謚焉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為寺中住持十數年貌清癯蕭然白髮為出世狀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公背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尚下乘學也其詩清新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頗有虎溪三笑之風丁巳春余至寺師為款茶年已七十餘尚輕健如故未久謝世聞其圓寂數日前至鄭邸盤旋竟日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王矣此石琴主人親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婁真人

婁真人 近垣 江西人 憲皇帝時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某之鬼為崇真人為之設醮禱祈立除其祟又在 上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 上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氣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邸問其養生術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燒豬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即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也年九十餘始仙逝

戴學士

戴學士梓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劄付　仁皇帝名見喜其能文　命直南書房賞學士銜公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心甚忮刻因誣公通東洋　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詩讖

朝野雜記記寇萊公去海只十里離家已萬山後果貶謫雷州以為詩讖按余友畢補垣敦嘗有詩云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後出仕為開化巡果溺水斃袁簡齋先生丁巳歲寄余札尾云恐從此

雁少鴻稀望長安如在天上矣余訝以為不祥後不久果下世可見落筆之時機兆已現不必待著龜始先知也

詩龕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賜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如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龕三間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獎拔後進為務同汪瑟菴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知名之士海內遂為圭臬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事 上

以為故違　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為人訪其墓田代為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薌泉侍御等鳩工立祠歲時祭享焉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談終日不倦實余之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馨長洲人少時習字董香光見而悅之曰此子日後必以書法擅名年七歲書五人之墓碑碣人爭異之至　國初隱居不仕惟以習學禪定為事晚年披髮頭陀作出世裝其弟某有習科名者先生曰　皇清以義受命其垂統之誼甚正然吾儕生

於李世食明之粟已久不可為失節之婦以為異日子孫羞也其沒後門人私諡曰貞文先生今大司寇（蔚）即先生元孫也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侍郎中式五年間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官至亞卿盧少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期年也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竇東皋尚書仕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東權任戶部郎中三十

二年吉通政光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莊少宗伯存與中探花時其弟狀元公培因寄詩與其兄曰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之句後果中甲戌狀元未久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 純皇帝東巡濟南張宦家有童子年七歲能默誦五經及 上御製樂善堂集中詩 上大喜欽賜舉人命 後宮徧

覽之一時傳為神童不久即卒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台中丞斐音奏稱川匪闌入漢中時犯定軍山其間有諸葛忠武侯祠賊恍惚見侯綸巾羽扇率神兵數萬助戰賊因以敗潰去　上命葺祠以報其德事見邸抄

緑量美人

蔣司農賜棨為文肅公予孫承先代家世　上頻優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為友誼分庭抗禮頗有隨其家聲朱文正公曰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

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郎頗好聲色以為婦女頎而長者其交始久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用時謂之線量美人云

蒜學士

翰林學士興安滿洲人中庚戌進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藥皆以蒜佐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疾人爭笑其迂呼為蒜學士云

神樹

永陵中 原皇帝享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蔭庇 神殿其樹枝幹詰屈若虬龍狀樹腰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

上賓時其瘦自隕一枚　五朝皆然實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兆宗周卜世之祥未足比也

滿洲跳神儀

明堂之制余已載諸前卷中凡八旗長白舊族跳神之儀今盡錄之以為文獻之徵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日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華言祀也引前一日敬置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為敬獻其大祀日五鼓獻糕於　明堂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

設如來觀音關聖位巫人使用 女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
康年諸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絃箏月琴以和之
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
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
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聳司
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刲牲薙烹畢
及熟薦選牲內之最精者以為臨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
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
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

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及遠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幔隱蔽窗牖以誌幽冥之意其祝詞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焉次早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洒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刲為俎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為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族近　興京城者其祀典禮儀皆同惟不於　明堂報享焉惟舒穆祿氏供昊天上帝如來菩薩諸象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

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其巫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為宜男之兆焉又蒙古跳神用羊酒糧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上以為儀葢其先世有刦祀者故預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為制云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為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壻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

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爲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壻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居賓席或設酒讌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紬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貲視其家之貧富新壻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壻用弓矢對輿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座向吉方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

焉禮畢新壻新婦登牀行合巹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為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甯父母壻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海超勇

國家撻伐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驅緬夷西翦金川惟賴索倫輕健之師風飈電擊耐苦習勞難攖其鋭其中勇往絕倫以功名終者惟海超勇公為巨擘公諱海蘭察索倫人幼從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爾殪之　純皇帝特賜侍衛其後每經戰陣以勇力

顯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辱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具耳某安能為其送死也後南征臺灣傅文襄王趨拜下風公始為之盡力三日攻破鹿洱港賊人以為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斃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
上深悼惜後以楚教匪叛
上浩嘆曰使海蘭察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既接公乃徹衣布帽騁騎繞自賊隊後覘其瑕可乘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千騎闌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致勝又能枕弓卧地聽之知

賊馬之衆寡及嗅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教匪殉節以終其次子安成少年白晢美如冠玉喜聲伎日游狹巷中然勇幹有父風癸酉林清之變余目覩其殺賊無算焉其壻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稱職蓋幼稟岳氏訓也

伊犁疆域

國家綏定新疆戢甯西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戍以為駕馭邊氓之計既善且備因綜其崖畧以見 國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準噶爾建廷之地因之定為將軍駐防之所建惠遠惠甯二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

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民諸營以為邊防扼要之區其滇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提督一人掌漠南軍務通北去驛路貫為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阨外夷要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俄羅斯為二國鄉貢要隘其哈薩克入冬後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春夏始驅逐之實為北門關鍵也其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協辦大臣一人其為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之遺氓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

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為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漠北窮荒甌脫者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為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地為古火州夏時天氣炎酷焦爍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間始出為市歲以為常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城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

補從紀昀嵐議因建城焉其又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其相通糧帑開牙設候咸如內地焉

蒙古儒士

傲漢部落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者尚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諸代事嘗與裘文達公談三史事裘為之瞪目然亦他書卷詢之彭亦不能縷答也 純皇帝呼之曰傲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中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邸

馬太傅

馬太傅齊 富察氏為文忠公之伯歷仕 兩朝居相位者幾三十餘年時明索既敗後公同其弟太尉公武 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喫盡天下草云公不甚識字延西賓課子弟學其師不時至太傅

告僚屬曰所雇先生終不愜人意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差勝此也時人傳為笑談

孔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卿祀享益順治辛卯王殉節桂林時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頹壞榱桷傾折丹青堊雘無人奏請修葺者益有歲修祭田為祠官所侵蝕故不敢揭告恐破其奸也履端親王（永瑊）有孔王祠長律一首格調遒勁故備錄之其詩曰王本凡山裔支分遼水東風雲需際會草澤見英雄皮島才初展吳橋計漸窮（王先隨毛文龍駐皮島嗣因吳橋兵敗乃奔我國）天教投 上國時至

樹宏功締造膺 皇眷招徠 錫命隆師仍提舊部銜獨授元戎
我 大宗命仍統所部兵馬爲元帥 袍解豐貂煖筵張秘殿融直將心腹待應竭股
肱忠兵特稱天祐天聰八年賜王所統兵號天祐兵 恩尤出 聖衷鼓鼙勞乍
效銀幣賚何豐是年閏八月從征由大同入敗明兵恩賜銀幣 國號承基大宗王拜
爵同崇德元年封王爲恭順王 威揚平壤外聲震塞垣中降將開山海偏師佐
鄭馮賊氛旋拉朽明業已飄蓬 定鼎邀殊賞爲屏冠上公自茲
頻討亂所向輒橫空捷屢馳吳楚銘兼勒華嵩同豫親王平定江南等處 定南
封更晉攘外奬宜崇疆域偏多事干城合鞠躬蠻方琛未獻粵徼
道宜通六月五日奉命往定廣西 遠統貔貅往親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

野起瘢痍反側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潢池妖復熾萑澤孽潛訌九年李定國入犯桂林大帥成孤注危城倚上穹來援音杳杳出戰事匆匆冠裂肝俱碎袍沾血盡紅肯將身落賊爭覺氣如虹素帛全忠節丹忱報

宣聰城陷王自縊死盟無慚帶礪軍竟化沙蟲馬革酬專閫牛眠

勅考工烈名標武壯曠典荷

恲懞我偶紆吟轡人來說殯宮由來能擇

主浩嘆緬英風

綠頭牌

定制凡

名見引

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雁行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

勳績諸事以便　上之觀覽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　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以進待　上召見於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焉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室左右翼各學揀王公等專管歲時　欽派大臣考其殿最以爲王公奬罰左翼在金魚胡同右翼在簾子胡同皆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以爲奬勵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

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時特賜衣緣以禦寒暑其體恤寔爲周備爲天潢者不思奮志讀課互相砥礪乃至甘於淪廢者亦可謂徒自暴棄矣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凡三品設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補學弟子月有帑糈不計歲月俟入仕後始除其籍　特派大臣綜理其事其教習皆用進士或參用舉人非舊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爲內務府總管所轄其次曰八旗官學每族各設學一

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充補以十年爲期已滿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爲挑補爲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其立制非不詳備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賄進教習惟圖博其進身之階不復用心課藝或有處館於外終歲不入學者其子弟挂名其間亦勉博士弟子之試其視太學生以賄進者相去無幾實有負　祖宗之良法也

張鳳陽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有大俠張鳳陽者交結戚里言路專擅六部權勢有郭解魯朱家之風時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

其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蓋謂伊與明索二相也張嘗憩於郊有某中丞騶卒至呵張起立張睨視曰是何齷齪官乃敢威燄若是未踰月其中丞即遭白簡一時勢燄人莫之及納蘭太傅高江村等款待賓客鳳陽榻来露頂忝踞上位其結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會先外祖董鄂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折毀堂廡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見　仁皇帝時遂免冠奏　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杖下未踰時而　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崧舉宏博時年逾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愼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璂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袁[illegible]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歲授檢討乙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翰林張總憲泰開六十二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岩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己巳山東王服經八十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
十六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夢年十八納
蘭侍衛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叔琳
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少
司寇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國
保年十九己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
恩紱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
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栗年二十甲辰蔣制府攸銛年十
九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烺年十九其弟甯夏守道生

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御鱗年十八

吳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　命南征一時奇材異能之士皆經拔擢吳留村興祚父大圭紹興人明末時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為募客掌會計之事任頭等護衛郎中皆呼為蠻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罷官落拓江淮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瑯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而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

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弔將軍也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之重故也今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未建咫尺之功屢爲官兵所敗挺而走險突入閩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將軍兵敗身辱孫騎南下吳王殺之如机上肉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僕預爲弔也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爲王使以送將軍之師請公解甲歸朝效命大邦可保終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衆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迴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

功鄭氏既降其將藍理曾受明魯王將軍封號率三千衆據島不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納蘭相公明珠與公不睦乃不增理標下糧餉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捦海賊無算公又奏通洋舟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粤東至今賴以豐庶焉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　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　御營已絶糧數日　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糧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竟舊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條屬禮甚恭王建邸時奉　旨命天下督撫佽助公毫無獻

納王恠之及郎造成公適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預命人丈量而製辦者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諱高塞　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　盛京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無閭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暘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也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詩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乃遷安南故王黎維祺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駉等四人不肯薙髮改服上怒置諸獄中及　今上即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咏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既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　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亦蠻夷中俊傑之士也

瞿圃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敭歷中外頗受　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以矍為瞿人皆笑之呼

為瞿圃狀元云又有某殷撰任湖北道丁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獰獰挾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為其覺察因遞解歸終不知何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猝中風卒是日雷雨異常衆皆謂其為雷所擊云

張狀元

張狀元書勲元和人少貧窶奮志讀書以求科目秋闈院中晾粟米其父命其看視狀元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狀元未之覺也按漢高鳳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遭其父責狀元之事有其似也

權貴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樓於街衢間覩有少艾即擄歸坐其樓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動轉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户致死乾隆中某駙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詰也後卒以勞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倫完顏氏副將軍查弼納孫也性勇幹 純皇帝召見詢以家世公自述戰功口如瀉水因授福建將軍公喜聲伎嘗夜宿狹巷為制府伍拉納所覺欲劾之伍固貪吏嘗納屬員賄動逾千

百有不納者鎮閩偪勒又受洋盜賄任其刼掠毫不捕緝五虎門外賊艇雲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慾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吏舉止有同盜賊貪黷無厭不知自相愧悔乃反欲劾人耶傳曰無瑕者可以責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貪縱並閩省庫藏虧絀事 上大怒立置伍於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畹故公直名聞於當時及 今上親政公丁艱歸以直見知時勦相公為經略待滿兵甚嚴肅故蜚語 上聞命公往代其任公至營宣 諭畢勒公即就逮合營訴其寃抑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渙散不復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賊

人偷渡無為其抵禦者公以是獲罪　賜死然其剛鯁之氣時相發露非近日模稜諸公所易及也

伍彌相公

伍彌相國泰　蒙古人其父以破準夷功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西安將軍撒拉爾回民叛時公應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爾錦止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奕小伎心無卓見尚不能制勝況兵家事乃指揮士將如兒戲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賴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後以和相戚昵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

心甚輕之及判決事公素持大體事無稽遲文成嘆曰真宰相才也反與之結姻焉班禪額爾德尼來朝 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公不與談不和南稱弟子惟行主賓之誼先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於清淨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竇東皋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竇東皋為最時閱其劾黃梅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甚欽佩以為雖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闊不識政體素惡宋儒書明道晦菴諸

先生至加以非語詈之又以方正學為元惡大憝致興靖難之禍其議論殊為怪誕又晚年以仕進蹭蹬故乃拜和相為師往謁其門至琢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希 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胡牀於家中以勸其勞頗為輿人姍笑又素善青烏術以諸城縣應出二輔臣及聞劉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殊乏大臣之度後聞蔣孝廉棠言亦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皋 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陽間時天下殷富邗上諸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為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

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手綴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雅堂之鐘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為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雅今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多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為最近為成邸所居又在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簷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遊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衝圮後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修繕未

終而太守遽卒故令池館尚未㸃畫半委於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晉芳新安人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伎狗馬先生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先生不能無用世心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折門而君舟車僕遬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皇帝南巡先生獻賦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先生爲纂修官議敘改翰林院

編修大喜過望先生耽書史見長几淵案心輒喜鋪卷其上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强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盜侵公不勘詰以故雖有欲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中將謀之畢中丞沅為歸老計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爭惜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宣武門外响閘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醵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

忠愍祠詩甚佳蓋丁未年初立祠時作也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𩤐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城陷時為流賊所害於白帽胡同其時黨人氣焰公以邊遠之士未及攀躋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　賜謚時皆未之及乾隆初公同鄉侍御傅為詝為之表白始補謚忠愍立專祠以祀之在憫忠寺旁今為雲南會館云

成容若

成容若德為納蘭太傅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要當時

而侍衛妻嗜丹鉛與諸名士交接初不預預政事惟吳漢槎謫戍黑龍江以顧貞觀舍人向侍衛乞憐故侍衛閱其寄吳小詞詞甚淒苦惻然曰都尉河橋之作子荊楚雨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任其責毋煩兄更多言也貞觀曰人生幾何願以十年期之侍衛乃白太傅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名通志堂九經解一時傳誦焉

甘嘯喦

甘嘯喦運源襄平人為忠果公文焜曾孫少隨父司馬公遊川楚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遒勁有唐人風味為劉海峯先生弟

于海峯甚賞識之與先恭王交最篤先生既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輿夫負販皆招與飲曰近日公卿皆若儕輩耳余有何區别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爲英德縣象岡司廵檢傳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舲司寇爲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爲羔雁耶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邸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白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賈筠城

賈筠城麐龍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貪黷籍沒孝廉少年落

拓貧難自立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為古學文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延至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罵坐人皆厭之獨先生識其品與朱子穎運使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贅於馬府尹璟第藉以自給以痨瘵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偉富順拘方之士文字迂腐與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賈筠城死豈不天下快事一時謔語亦可覘孝廉之學矣

姚姬傳之正

桐城姚姬傳先生鼐成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劉文正公素加

賞識曰近日文人能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而已公爲方靈皋柔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仿模廬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後公即請假歸里以教課爲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來聘公力却之曰鯫生雖貧不能受無義之財也今年八十餘輕健如故猶著述不休云

何義門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於爐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

父天母地之謂予非有心誹謗也　上大悅乃舍之此錢薌堂侍郎樾親告余者以後南書房侍臣相傳爲故事云

先禮烈王骹箭

先禮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笴皆以木爲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脈棱者六竅處穿孔數亦如之笴長三尺六寸括之受絃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而中之按唐六典鳴箭曰骹漢書亦云鳴鏑骹箭也字書或作髇吳萊詩遠矣鳴髇箭皆此物也世世代敬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善繪爲圖延諸名士題之其中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準詩爲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

王腰間大羽箭射人射馬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鵝鳴箭力所到無重圍早鵰翻雲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陣前奮冑摧賊鋒雪夜斫壘收奇功邊牆踏破中原定　帝銘彤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强白翎金幹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名馬能報恩事見汪堯峯文集　作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眷狼牙幸猶存願王寶此功載旌楷矢貢已來　周庭孫平叔詩云白羽森森開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畫猶胆寒何況沙場親眼見沙場餓鴟叫鳴鏑箭鋒所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隕睛雷飛霹靂我　朝弧矢威八荒賢王赤手扶　天闕薩爾滸

戰如昆陽二十萬衆走且僵雷閃橫馳克勒馬蹴踏　明騎如排牆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間兎與獐勳成麟閣銘殊績垂竹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代傳榆髀主皮禮射尊周膠即今金革永不識楛矢枉自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楊文勤

楊文勤公錫紱　江陰人任漕帥二十年以清介稱　純皇帝甚寵之其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後共稱之謝薌泉廸南漕歸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

事故一時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其後某公皆加撙節　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脞至私貨載滿艙板而官米以致虧絀遲滯故老成之見非淺識者之所能知也

謝濟世

謝侍御濟世廣西桂林人中辛丑進士補諫官三日劾河督田文鏡偏袒知縣張球而妄劾黃振國邵挺春之事時田督以風厲自持為　憲皇帝之所倚任疏上　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主使者因下刑部嚴鞫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衆訊之公曰某自幼讀孔孟書知事上以忠藎即為孔孟所主使也訊者語

塞獄上遣戍軍營數載　純皇帝登極赦還洊任至湖北督糧道復與巡撫許容齟齬罷職人爭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貴為提督布蘭泰子布歷任封疆以苛虐稱而公以寬大濟之洊至浙江巡撫有廉聲共以為朱文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為禮部尚書時侍衛李公淑芳以勦忠勇公家奴欒大以直鯁稱復以條奏失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李一人引　見無擬陪者　純皇帝以其違制沽名謫為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以貪虐回民恚怨將激變公首劾其事　上諭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

譎然朕命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樸之奸消禍亂於未萌以天啟朕衷也會籍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訕妄之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查糕望便賜數兩諸語　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命驛賜　御廚查糕數斤以旌之會　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名時稱二桂云

金海柱先生

金海柱尚書甡中壬戌狀元值　上書房質莊親王為其弟子公善時文應製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鯁遇　諸皇子有嬉

笑者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初無忌憚時 禁庭詞臣皆有所貢獻公遇 萬壽節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笑其弇陋公曰 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賴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聯君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英夢禪

夢禪居士英寶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撫一門赫奕而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之風善繪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書法俊逸可喜尤善指頭畫識者以為高且園侍郎後一人而已其兄撫

齋時居士聞其延納緇流又交結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絲自勵謹避嫌隙猶恐察訪不周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要倚冰山為巢窟其橋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敗人皆服其先見云

海叅領

海叅領秀滿洲人為褚庫巴圖魯齋（見前卷中）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嬉笑叅領恥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竅乃已時方七歲其父嘆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洊至正紅旗叅領以廉能稱時和相建議以官廐馬散兵丁飼養會八旗大僚議人皆應言如響公獨曰國家所以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為芻牧費者

良以天閑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儻一旦用之則恐侵冒者衆徒以繁刑害衆無以濟實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齟齬官乃敢抗乃公議耶卒如和議後 今上習知其弊復命立廐飼養所靡繕葺之費不貲而公卒已數年矣王蘭岑侍郎保 文士也夙與公善嘗曰使八旗恭領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將薦於朝而公力辭卒以勞瘵終論者惜之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英東 瓜爾佳氏為蘇完部長國初時首先歸順 高皇帝任為五大臣事具國史聞先恭王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

歸里回　與京時路遇大風霾某乃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燄烈然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徑如甕某惛慄無人色聞巨蟒作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畢歸本垣位汝可歸奏　睿聽貝勒慎勿以吾為念也語畢蜿蜒而去已而風息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其事雖近怪誕不經然先恭王親聞其五世孫哈達哈語者諒非虛謬故筆記之以誌降甫騎箕之瑞焉

汪恭軍

汪恭軍松漢軍人少為恭領為李都統㙗所賞識倚如左右手都

統公被諳公亦罷斥先恭王延爲記室邸中護衛多驕悍不法恭
領於中調護之頗更舊習時傅文忠當位以寛厚博衆擧公獨不
善其所爲曰爲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
汙以博一時虛譽吾恐日後必有徇庇之夫假公擧以濟其私者
玩愒之風由此日甚　先朝嚴之法必因之隳壞矣後和相秉
政果以叢脞爲風以闒冗爲解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有
以啟之也

韓大任

韓大任歸降余已詳載其入覲時　仁皇帝以其爲吳逆將因留

為內務府包衣忝領後隨佟忠毅公 國綱 征噶爾丹官兵已致勝
而伏賊猝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驚曰吾聞臨陣失帥兵家大罪
吾以叛逆之黨久合誅戮蒙 上恩不死得延殘喘已十載矣今
豈可坐必死之律白頭脫帽身膺徽纆復對獄吏乎以此殘軀貽
笑後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馳入賊陣手刃數十人然後致死
時吳逆將馬保膺命九卿會鞫有某將軍為彼所敗時亦在坐保
昂首曰某帥慎勿多言吾雖不識汝面而熟識汝之背矣蓋譏其
敗潰也某將軍為之靦顏在獄時必以吳逆所賜袍蒙衣上曰吾
不忘其舊德蓋效小說家關帝覆舊袍之故事亦可謂憨不畏死

趙勇略

趙勇略良棟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已知三桂必反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巽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仁皇帝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己率勁兵前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

兵歸原汛劾貪墨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
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
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
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鎖門鑑賊防守尤力沿江立
營為石囤木炸張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
孱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
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令如
山不可抗也方格鬬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

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倚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裡壕相攻偪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

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不鮮瞠目抵捂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台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多牆上架交鎗子母砲身披厚綿持大刀銜枚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戇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爲明珠姪珠心怵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

復不予屢上疏爭珠主使其黨人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
斬 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 上征噶爾丹時復幸其邸問方略
以行 敘公功封一等子嘗 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惟性褊狹
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功臣也放歸數年卒謚襄忠乾隆
中 純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為一等男略伯云

拉傅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蔭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
思每 製衣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伎乾隆戊辰奉 命同傅襄
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傅為 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

文忠公責公尚於人前呵叱之時藏王頗羅鼐新故其子朱爾墨特扎布性兇悍與準逆勾通誤其兄某謀逆手刺其胸計日舉事二公密劾　上命岳襄勤公鍾琪率兵討之道路遼遠岳公不時至而賊逆謀益日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裹糧士有飢色況兵行萬里乎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而岳公不獲進討非惟徒死無益而是弃二藏地也不若先發制人雖非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公因矯詔召朱至樓上宣　詔頃去其梯朱跪羽際傅公自後揮刃立斷其首賊眾圍樓數層二公知事不濟傅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

揮涙久之挾刃跳樓下殺數十人腸出委蛇於地然後死事聞
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人胡同以祀云

巴將軍

巴將軍寶為鄭獻親王孫其父武襄公巴爾堪征吴逆時被創而死公同撫遠大將軍傅公爾丹征準夷傅公兵既潰事見前卷公力戰潰圍出覓傅公不見以其已被賊害慨然曰余為 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之秋不能斬將搴旗以雪國恥乃以陷帥得罪何面目歸對妻孥也因復馳入賊壘有裨將某迸出須臾見賊人以矛挑黃帶示曰汝之宗室已破吾輩戮矣事聞贈公爵謚襄愍乾隆中以

其子簡恪王嗣猷王封贈王爵祀　昭忠祠

曹學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　上書房者為內閣學士曹某甚迂闇每以

帝子皆生深宮身體柔脆必須輔以藥因上疏言近日　諸皇

子日習書史馳騁鞍馬身甚勞瘁皆宜服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

之源等語爲　上所斥云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策凌　親王策凌烏巴什於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

上錫以王爵優卹奴僕定其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　上撫

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時諄諄告其長史曰　天　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時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時西域大定已數十年矣